

Miss * 爱 + 时光



爱陌生



AZURE 著

“你认为，他对你来说，是现在**进行式**，还是**过去式**？”

“13，对我来说，是个现在**进行式**。我从来——就不想要把她遗留在过去，不想让她只是段回忆。”

“那么——介于这两种形式中间的地带，叫什么？”

“哈！无法显‘式’。”

“呵——说得好……”

她那，无法显示的——爱情。

Miss * 爱 + 时光

爱陌生



AZURE 著

“你认为，他对你来说，是现在**进行式**，还是**过去式**？”

“13，对我来说，是个现在**进行式**。我从来——就不想要把她遗留在过去，不想让她只是段回忆。”

“那么——介于这两种形式中间的地带，叫什么？”

“哈！无法显‘式’。”

“呵——说得好……”

她那，无法显示的——爱情。



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| 海峡文艺出版社

THE STRAITS PUBLISHING & DISTRIBUTION GROUP | HAIKUAN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爱陌生 /AZURE著. —福州:海峡文艺出版社, 2012.12

ISBN 978-7-80719-937-3

I. ①爱… II. ①A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79157号

本书由鲜鲜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授权在中国大陆(不含港澳台)地区出版发行中文简体字版,并保留一切权利。

爱 陌 生

作 者 AZURE

总 策 划 贺鹏飞

策 划 陈绍敏

责任编辑 何 欣

特约编辑 王晨光

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

海峡文艺出版社

经 销 福建新华发行(集团)有限责任公司

社 址 福州市东水路76号14层 邮编 350001

发 行 部 0591-87536797

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装厂

印厂厂址 河北省三河市杨庄镇杨庄村 邮编 065299

开 本 640毫米×960毫米 1/16

字 数 128千字

印 张 14.25

版 次 2013年4月 第1版

印 次 2013年4月 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80719-937-3

定 价 24.8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寄承印厂调换

目 录

Chapter 1	1
Chapter 2	16
Chapter 3	34
Chapter 4	50
Chapter 5	66
Chapter 6	81
Chapter 7	97
Chapter 8	113
Chapter 9	129
Chapter 10	146

Chapter 11	163
Chapter 12	182
Chapter 13	200
后 记	223

Chapter 1

两个过程迥然不同，但结局却异曲同工的故事。

原本应该不会有交集的两个故事，各自代表着两段记忆，各自被藏在不同人的心底，深深地掩埋着。

一个也许。

却巧妙地、不带一丝痕迹地，将它们连接起来，发生过的故事，没有改变，那么未来的故事呢？

答案就藏在那一个“也许”里。

在南方，想要明显地感受到四季的变化其实有点难。

尤其是更靠近赤道的城市，一年十二个月，可能有八个月都是炎热的。

而她最喜欢的还是那五月到七月的梅雨季节。

不是喜欢装忧郁而爱上雨天，不是有忘不了的人只会在雨天出现，更不是雨天曾经与某个人有重要的回忆。

她只是，很单纯地——

喜欢这座城市的下雨天。

来到这座城市似乎已经有八年的时间了，她喜欢下雨的味道。

那种淡淡的潮湿的气息，那种整个城市因下雨的闷热与湿黏而产生的忧郁、躁闷，那种在蒙蒙的雨中，若隐若现的人群，是一种美。

一种让人上瘾、着迷的美。

但是，前提是她只喜欢雨，不喜欢冬天刺骨的冰冷雨滴，那会让她的天空真的在哭泣的错觉，也不喜欢绵绵的春雨，就独爱夏天的雨。

所以，每次到了梅雨季，她总会怪异地撑着一把伞，散步在街头，然后找一个定点，就这么站着，耳朵聆听雨滴打在伞上的滴答声，眼睛注视着来往的风景。

没人知道她会做这么奇怪的事，至少身边那些认识她六七年的好朋友们不知道。

在那些好朋友眼中，她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

应该是个开朗、搞笑，又是个爱电影成痴的人吧。应该。

她——陈郁婷，二十岁，单身，一个人住。外形普通，没有大大的眼睛，只有大小适中且双眼皮不太明显的眼睛。没有乌黑靓丽的长发，只有稍微过肩，且老是绑成一束马尾的朴素发型。不爱化妆，除非上班的内容是要给客户做美容，才会勉强化上一点裸妆。

还有，她也没有什么伟大的梦想，渺小的也没有。

忘了说，她的职业是汉生美容保养品店的美容师。

好吧……我看再继续这样描述这位不太像女主角的女主角，这篇小说也没什么好写的了，读者的耐性应该被磨得差不多要砸书了。

简单来说，平凡，就是她的代名词。

但是，再怎么平凡的人，一生中，一定也都会有个对他来说不平凡的际遇或回忆，也许只是匆匆一瞥的广告，也可能是一出小小的短剧，不管怎样——越是短暂，越容易让人印象深刻。

或许会在很久的以后，想起，然后会轻轻地莞尔一笑。

这就是她所认知的人生。

滴答滴答……答答答……答答……答……

下了一个多小时的雨，渐渐地停了下来。她听着那逐渐消失的雨声，有点失望地瘪瘪嘴，不是很甘愿地收起伞，准备漫步走回家。

“可恶……都是那家伙害的。”她忍不住喃喃咒骂她的上司。要不是在下班时跟他吵了一架，她也许还能赏雨赏久一点。

“您拨的电话，将转接到语音信箱……”特殊的来电铃声缓缓地从

包包里传出。那是她特地给他设定的来电铃声。

“啧，真是说曹操曹操到！”她不满地咕哝，却还是接了起来，“干吗？”口气不是很好。

“你还在生气？”欧人豪在电话那头有点无奈地说，他就是这位脾气难以捉摸、花招儿很多的陈郁婷的老板。

“没有啊。”她口是心非地说道。

“是因为我妨碍了你赏雨的时间吧。”他是唯一知道她有这怪癖的人，虽然她早已忘记他是怎么发现的。

“哼……”

“好啦，不要闹别扭了，晚上要不要一起吃饭？”已经下了班，他现在是以朋友的身份约她。

“不想，我今天很忙！就这样！再见！”径自说完，她用力地按下了结束通话键，眼神，却落寞了起来。

淡淡地苦笑了一下，她收起雨伞。

看到这里，正常人都会以为那家伙是男主角吧。

但——不是的，也不可能是。

被挂电话的另一头，欧人豪无奈地笑了笑：“果然还在生气。”

“你可不可以不要再这么博爱了呢……”

走在回家的路上，她轻轻地呢喃着，声音虽然轻，可是却透露着

很深沉的无奈感。

回到独自一人住的大楼前，一如往常地，中班的管理员阿伯，才刚上班就开始打瞌睡，很久没维修的电梯速度依旧很缓慢。

看着那数字灯，慢慢地从十楼开始往下降，忍不住发起呆来。

住在这里，大概有两年的时间了。她时常会觉得这大楼的时间是静止的，从一盖好的那一刻就开始静止，不只是居住在这里的人一成不变，就连那些摆设及其他公用设备都一样没变。

她真怀疑，这栋大楼真的都没小偷闯进过？

叮——

电梯缓缓地打开，她叹了口气，按了六楼。一切都是这么平常，一天总是这样结束的。

她想，现在很多人都跟她一样吧。

日复一日的每一天，有的时候结束得莫名其妙。一直在虚度，却不知为何虚度。

走出电梯之后，往右边转，她租的房间在右转走到底的那间。每次，经过第一间屋子时，总是会听到吉他的声音。

她常会想，隐藏在那扇铁门后面的人到底是谁？

而且，每次这个时间经过，听到声音总是不同，好像都会随着屋主的心情而改变般。

有时是抒情的吉他弹奏，有时是疯狂的电吉他飙奏，有时又是一

些乱七八糟的，总之，会觉得很有趣。

也渐渐开始习惯每天听这屋子的声音，即使只是短短经过的几秒钟时间，即使她跟那屋主也从没见过面，一次也没。

而今天，却意外地没有声音，很安静。

因为太安静了，让她忽然觉得，今天这条走廊似乎显得有些怪异，像少了些什么。

抿了抿唇，她并不想去在意那些。

乓！砰！

“这世界能不能安静一点？滚远一点！”

陈郁婷顿了顿脚步，满脸错愕，不过听那声音，他不会真摔了把吉他吧……

咔嚓，正当她慌神之时，那扇铁门打开了，一个留了微长黑发的男人，一脸凶样地走了出来。她转过头，恰巧与他那狰狞的目光对上。

有的时候，命运好像就是这么奇妙。

总是很巧妙地去安排人跟人之间的相遇。

住在这里两年的时间，从来只闻其声不见人影的一个陌生人，却在这么怪异的情形下见到了。

陈郁婷稍稍地回过神，是因为她闻到了一股血腥味，这才发现那家伙的右手正滴着血。

“血……血！”她激动地喊道，她开始感到眩晕。她是那种见血就

吐的人，除了自己的血以外。

她往后踉跄了两步，有些站不稳，脸色苍白得比那手上还在流血的人还白。

“咳咳咳……”忍不住地，她已经直接在旁边吐了起来。

“喂……你……”他愣了愣，原本以为那女人只是反应太夸张，没想到还真的吐了……

“对、对不起……我不是故意……咳……你不要靠近我！”陈郁婷半蹲在地，脸色越来越难看。

——不行，再闻那个血腥味下去，真的会昏倒！

她有经验的，之前陪朋友去医院，就发生过几次这种状况。

他啧啧了两声，有点无奈，打开家门走进去。大约五分钟后，他已经稍微将手掌的伤口做了止血处理，并用纱布包了起来。

边包着自己的手，边想着，到底在干吗啊……让自己的手受伤，还要自己包扎……他原本是想就让那伤口这样烂的。

处理完毕，他又赶紧拿了一盒面纸出来，拍了拍陈郁婷的背：“你还好吧？”真是怪了，受伤的人还跑去问一个路人“还好吧”。

抽了几张面纸擦了擦，陈郁婷不断地反复深呼吸，慢慢平稳了下来。

她转头对那人尴尬地笑了笑：“真是……抱歉……你、你的手……”

“没事了。”他冷淡地回答着，接着又进屋拿了拖把跟水桶，准备来清理她的呕吐物。

“我、我来就好，真的很不好意思！”

“你别进屋，里面的血腥味儿还很重。”他提醒着，便帮她把水桶提出来。

“对、对不起……”

两人就这么无语了十分钟，直到她把那呕吐物清理完毕。

她在那陌生人家的门外等了好一会儿，他慢慢走了出来。

“你真的没事了？我真是第一次看到见血就吐的女人。”

“我……真的很抱歉，那你的手也没事了？”

“嗯。”说着，他转身就要走。

“等等……我请你吃饭吧？”陈郁婷喊住他，她真的觉得对这人很不好意思。

他没有回答，转头看了她一眼。

“我家……就在你家的隔壁的隔壁的隔壁，来我家吃吧？”她没有想太多地说道。

“哦。”他轻点了头，反正——他也不知道要去哪里。

简单的两碗炸酱面，轻摆在餐桌上。

陈郁婷还是有一点尴尬，她是很少邀人来自家，基本上她很注重自己生活的隐私空间，只有几个比较要好的朋友才来过她家几次。

她甚至巴不得在门外贴上一个“生人勿近”的告示牌。

所以，她认为眼前这个陌生人很幸运，也许他等会儿该去买个乐透之类的。

陌生人的一句话，打断了思绪早已去神游的陈郁婷：“你——一直盯着我看，是不是这面下了泻药？”他尴尬地让一口面半悬空着，那奇怪的邻居小姐，好像很期待他吃下去的那瞬间。

“呃……呵呵呵！怎么可能嘛，不然我也开动！”她赶紧吃了几口面，真是不小心就看着人家发起呆来了。

“对了……你的手，是你自己弄伤的吗？”她随意找个话题问。

“嗯。”

“这样啊……”

“嗯。”

“也许——你可以说说原因？”又吃了口面，她直视他的眼睛说道。

陌生人很明显愣了愣，没有回答。

“你不知道对吧？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有时候呢……过多的秘密藏在心底太久，是会窒息的呢！真的哦。”她嘴角扬起，轻轻地苦笑着。

“所以？”

“还有啊，很多事情，很多不能说的秘密，反而，更能说给一个陌生人听，因为，是陌生人的关系。”

“呵，你意思是说我是一个陌生人？都来你家吃面了……”

“当然啊，因为我们连对方的名字都不知道，不是吗？陌生人老兄。哈哈。”她开朗地笑了笑。

“那么——也许吃完面可以来说说看，陌生人小姐。”

“呵！”

一般来说——一个可歌可泣、惊天地泣鬼神、让人日思夜想想忘也忘不了的爱情故事都怎么开始的呢？

郭鸿翔常去想这个问题，反复地回忆他们最初的相遇。

但是——每次记忆总是模糊了起来。

因为太痛了，因为太不堪回首了，因为——太放不开了。

所以，选择模糊了。

但是现在，他会试着去把那一段记忆的始末，一一重新描述出来。

反正倾听者只是个刚认识不到一小时，连他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的陌生人小姐。

“但说无妨。”陌生人小姐这么说着。

他接过一罐啤酒，顺手点起一根烟，跟着她一起站在阳台边，看着那不是很美丽的夜景，慢慢地翻阅起记忆——

她很特别，对我来说，也许这辈子，不会再遇见这么特别的女人了。

我知道，这个开头很老套。但我说真的。

还记得，那天是个连片云都没有的大好天气，气温高得吓人，光是站在阳光下几分钟，就感觉整个人似乎快变成人干了。

背着一把吉他，走在某大学附近，我开始想要寻找一间冰店什么的，解解热。

忘了说，那时的我还只是个刚当上吉他老师不久的新老师，还刚失恋，至于被甩的理由我现在还是想不明白。

总之，那刚好是一段旧的结束与新的开始的敏感时期。

说失恋不难过当然是骗人的，但是难过了又怎样，一切都已发生，除非有时光机，否则一切都改变不了不是？

由于是午餐时间，这所大学附近相当热闹，除了一般的上班族之外，大学生的人潮更是占了一半。

我稍稍地停下脚步，看着。

或许因为我没读过大学的关系，我总是对大学生有一种憧憬，甚至是羡慕。

那会是什么感觉呢？

应该很青春吧？

真的有抽钥匙的联谊跟所谓的迎新舞会吗？

轻叹了一口气，不想再去多想，想也没用。

终于，在大太阳底下晒得满身是汗时，一间还蛮传统的小冰店被我发现了。因为天气很热的关系，里面挤满了人，让小店瞬间看起来

似乎又更热了一些。

我看了看手表，还有点时间——距离上课还有半个多小时。

挤进了人群里，排了约十五分钟的队，总算抢到了一碗八宝挫冰，看了看周围，似乎没有多余的空位让我坐下了。

“这边可以坐。”右手边的角落，一个女孩轻轻说道。

我转过头看了她一眼，她温柔地对我露出善意的微笑，那是个两人桌，而她似乎不是很介意。

“没关系啦，这样你朋友等会儿来要坐哪？”我呵呵地搔头一笑，有点不好意思。

女孩轻轻垂下了眼帘，笑容似乎有那么一点勉强：“我朋友……不会来了，所以你坐没有关系。”

我看着眼前这位清汤挂面、脸上没有任何浓妆覆盖的清新女孩，有那么一瞬间，我似乎能感受到，她的心情。

“哦……那谢谢了。”我尴尬地笑了笑，有点不太敢直视她的双眼。

也许这么说很多人不会相信，我其实是个很容易害羞的人。

当然，每次我这么说，一定都会被身边的人嘲讽一下。说什么长得又不差，又会弹吉他，看也知道我是个把妹高手。

真是冤枉，也许就是被这些条件所困，我常会给女友一种不安定感。我又是很懒得去解释的那种人，如果她们要这样认定，然后开始对爱怀疑，那就代表她真的不了解我。